



在北门,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一个家庭有10个左右孩子的,有3家。谢家、李家和张家。

谢家的老爸是供销社的采购员,妈妈是一位家庭妇女,能够养活一大家子人,不简单。谢老爷子整日奔波,甚是辛苦。喜欢喝一点小酒,有时不乏幽默。有时也喜欢小骂几句。估计谢老爷子是有点文化的,对子女教育颇严。有权威,一般的“扒柴鬼子”是不准到他家玩的。

谢家一共11个孩子,只有老九是个男孩。估计还是重男轻女的理念,不养个儿子不罢休。理论上老九有8个姐姐和2个妹妹。大姐结婚早,早就独立生活,只在节假日带孩子来看望父母。一大家子团聚,其乐融融。下面几个姑娘都下放到农村,虽然长得美貌如花,婚姻却不很顺利。

三姑娘是一个大美女,在众多姊妹中很出色。由于下放在农村,和一个泰州知青谈起恋爱来。泰州知青很瘦小,又留着小胡子,谢老爷子看不顺眼,不准进门。有好几次,准女婿备好了礼品,前来拜访,得知谢老爷子在家,慌忙乘坐人力三轮车离去。倒是老母暗中做工作,隔了好几年才准进门。

老九在家当然是受宠的。父母惯着,姐妹捧着。老九为人仗义,且有技能。其一是笛子吹得好,抑扬起伏,颇有韵味。一曲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水平不俗。我也跟着学过一阵子,无果而终。其二是金鱼养得好。大院子里摆放着几个大鱼缸,品种不少,有龙眼、高头、水泡眼等等,有活力,更好看。

李家的情况和谢家有点相似。李老爷子是苏北人,妈妈是兴化佬,他们都是勤劳善良的人,靠自己的手艺和辛苦劳作养活一家子。李老爷子很随和,有时还和我们小辈聊几句。李老爷子会弹棉花,会种植西瓜,曾多次下农村承包种瓜,基本上都是丰收而回。我小时候没少在他家吃西瓜。李家和邻里的关系很融洽。

李家曾开过弹棉花店,有一台轧棉机,是脚踏的。将旧棉絮轧碎后,用弓弹开,蓬松如花,最后再用脚踏圆盘碾压成型。整个过程漫长枯燥,细致且专业。李家父

我父亲弟兄三人,他是老大。我爷爷写得一手好字,有点文化水平,但脾气暴躁、古怪,每天都会骂孩子,不管孩子有没有错,不骂不舒服,甚至动手去打。我父亲的奶奶为了护我父亲,被我爷爷推倒,跌断骨头,后来病重,滴水不进,活活饿死。每到清明节,我父亲常常哭泣,因为他的奶奶是因他而死的;他也伤心,他的父亲从来没对他好过。

我的奶奶偏心老二和老三,我父亲上完五年级,家里就不让他继续上学了,小小年纪成了家里的劳动力。后来兄弟三人各自成家,然后分家,我父母什么也没分到,一块瓦砾都没有。

我爷爷去世得早,给父亲留下的是伤痛回忆。奶奶对父亲不好,父亲依然非常孝顺。奶奶岁数渐大,兄弟三人一人轮流养一年。轮到我家,父亲都是百般善待;遇到奶奶刁难,也是忍让服从。奶奶要是生病了,就算家里没什么钱,也要尽力医治。我母亲也是有点小脾气的,不敢多言,默默配合。奶奶却跟别人说,老二家的泔水比老大家的汤都好喝!极力讽刺我家贫寒,毫无半点亲情可言!

那时我还是个少年,已经知道了一些事情。有一天在厨房,奶奶又开始发飙,我直接就顶撞她了。奶奶很生气,父亲更是暴怒。他拿来一根枝条抽我,还罚我跪在堂屋,绝不允许我对奶奶不敬。我是家里的独子,父母娇生惯养,从来不会打我,但为了维护奶奶,父亲下了狠手。打完我,他自己也痛哭流涕了。

我不怨父亲,他太孝顺。

被父亲教训后,我对奶奶好了很多。奶奶眼睫毛倒长,经常刺痛眼睛,所以不到一个星期必须用金属镊子拔一遍睫毛,不能剩一丝半毫。这事其他的孙子、孙女都做过,但是我做得最好,每次都拔得干净,让她感觉很舒服。这是个细活,要有耐心和细心。从小学到中学,我住校时奶奶都盼着我放假回

## 梅花辞(外一首)

□ 杨正彬

我相信你会在风雪之外  
如约而来,悄悄地  
将我唤醒。尽管  
一段水,曾经反复练飞  
你尚显稚嫩的翅膀

漫山遍野柔软下来  
千军万马瞬间攻占了城池  
每一树枝头,荡漾着  
幸福的杯盏。酒已斟满  
那些笑语,一路伴随

## 多子之家

□ 王俊坤

母凭自己的劳动养育一家人。李家直到第八个孩子才是男孩。最小的十子也是男孩。李家也是传统理念太重,有男孩才算有传人。李家父母在前面几个女孩子上是动了脑筋的。其中有位姑娘名叫“小隔子”,意思是隔阻一下女娃。还把两个姑娘的次序颠倒一下,小六子叫小七子,小七子叫小六子。或许是上帝怜悯,到了第八个,果然是个男孩,举家欢庆。

我和李小八子是发小,整天在一起玩耍,打乒乓球,滚铁环,抽陀螺。我们曾在李家后院内支起竹匾,撒上稻米,诱捕麻雀,成功捕捉到两只。李家大姐很有气质,端庄典雅,岁数比我们大得多,婆家就住附近。看见兄弟李小八子,眉开眼笑,总是摸摸他的头,问他吃得怎么样。

张家是9个孩子。张家父母都是干饮食服务行业的。他家并非重男轻女,第一个就是儿子,早就成家立业,以后又生了5女3男。他家住房小,就两间平房,这么多人生活确实不易。他家有位老奶奶操持家务,孩子能吃饱,不能保证吃好。他家父母基本上是早出晚归,孩子全是自由生长,倒也健健康康的。

“文革”的时候,政治氛围浓,他家常有些动静。几个儿女都是20来岁了,有自己的政治观点,而且各自派别不同。有高中学生,有工厂工人,有社会青年,吃饭桌上经常辩论甚至争吵,互不相让。每当这时,总是老奶奶笑着说,红卫兵们,管你是什么派,都叫我奶奶。以后进门是一家人,出门是公家的人。不听话,不准回来吃饭。也罢,各自无语。

多子之家是时代的缩影,是传统文化理念的产物。像这样巨大的家庭估计以后很难再有了,因为现今培育子女的成本太高了。那时却要简单得多,那些孩子几乎是在纯自然的环境中生长的。

如今,北门这几家老人们差不多都故去了,后人们生活得还好,散落在各地。他们有的生意做得很大,算是发达了。许多人早已子孙满堂。他们的根仍在北门,心中有一块地方永远记着他们的多子之家。

家。她也经常跟邻居夸我,说,这个孙子真好!

后来奶奶走了,父亲很伤心。舅舅多带着奶奶的娘家人来闹,非要大操大办。我父亲不肯,主张简办。厚养薄葬,才是真正的孝顺。只是那时农村很多人还不能理解,有些人平时对老人很冷淡,等老人走了就吹吹打打讲究排场博取孝名。

父母渐渐老了,是让我尽孝的时候了。大学毕业后,我选择留在了家乡。外面的世界虽然宽广,但我甘愿生在乡村。不是没有抱负,只是牵挂太深,父母的一生太坎坷太辛苦了。

结婚后,我和妻子在镇上买了个二手房,但父母还是习惯住在农村老家,我经常买点东西或者炒点菜送回家,陪父母聊聊。父母身体不好,我及时求医买药。父亲心脑血管疾病,经历过几次大的危险,最终转危为安。母亲常常跟别人说:“要不是儿子,老头子早走了!”母亲以前只是胆囊炎,没想到前年得了肺心病,住院一个月才渐渐康复。去年冬天,她的肺心病又复发了,而且更加严重。在高邮医院、周山医院都治疗过,效果还是有的,只是没康复,她又不肯去扬州大医院看。那时在医院,一天只吃半碗粥,还经常呕吐,父亲帮她把新衣服都穿好了。出院前,我们夫妻已经买好家用制氧机,母亲在家每天吃药、吸氧。今年大年初三,我包车把母亲带到高邮,看了老中医,开了半个月的中药。中药治疗了不到一个星期,母亲已经能够下床走动了,嘴唇也由以前的紫黑慢慢变红。母亲还没吃完中药,我又补了十剂。因为疫情,过年我没能去扬州岳母家。父母很庆幸我能在家,如果得不到有效医治,母亲真的很危险。父亲去医院开药,就有好几个医生问我母亲怎么样,他们很惊奇我母亲还在。得知我给母亲买了氧气机,都夸我孝顺呢。

我就完全属于你了  
在你的柔情蜜意之下  
一点点放松,暴露  
明媚的笑,跳动的心,晶莹的泪珠  
一并,不适宜地交到你的手心

我在黑夜里狂奔

我要放下笔,在黑夜练习狂奔  
为了明天的一个生意,实际上  
就是为了了一点利润,赚点小钱  
为了家庭、家人,为了生活  
小小的心思

裹在无边的黑暗中  
打开车灯,像是割开尘世的肚皮  
露出一道血红的口子  
我又是吞噬这道口子的黑洞  
距离幸福的里程与血口的长度成反比

在计划经济年代,农具厂是人民公社唯一一家县属大集体企业。多少个下放知青、农家子弟做梦都想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,既拿工资又学技能,穿上劳保服是工人老大哥,脱下劳保服是农民能种地,离土不离乡,是青年人人的首选。

17岁高中毕业那年,我有幸从校门跨进了厂门,从一名学生转为一名工人。农具厂地处集镇东南角,占地约50亩,坐南朝北,青一色的砖瓦房。门口悬挂“高邮县沙堰农具厂”和“高邮县电器二厂”两块白底黑字牌子。门卫是个60多岁的老头子,姓蔡,缺牙瘪嘴,大嗓门,每天上下班用一根铁棒敲打门铃,雷打不动。厂区有八九幢厂房,分生产区、生活区,有员工近200人。设金工车间、钣金车间、铸造车间、机修车间、电器车间、锻铁车间、油漆车间、木工车间、篾匠车间等。

在农具厂一年时间,我先后在金工车间、钣金车间学过徒,谙熟金工、钳工、钣金一些基本技能,也结识了不少师傅和工友。

金工车间不大,80平米左右,有车床、铣床、钻床,还有砂轮机、电钻等机械设备。师傅姓赵,话不多,有点口吃,技术相当不错,是厂里的“大咖”。那时他每月工资能拿70多块,相当于部队连职干部的标准。拜他为师既有面子又有里子。金工车间人少活多,加班是常态,我们也很乐意。一是可以拿到加班工资;二是夜餐,能美美地吃上一顿。但两次有惊无险的经历,使我悄然离开了父亲“钦点”的车工岗位。一次,因车床夹头未拧紧,造成铝件脱落殃及自身。还有一次,工作服被绞入车床夹头外坯件,险酿大祸。

半年后,我被调入钣金车间。这个车间是农具厂的“半壁江山”“利税大户”,人才济济,职工占全厂近半。主要生产纺纱管、纺纱车、烘箱、烘房、弯管等产品,分别销往上海、南京、安徽等地。为了方便群众生活,有时零打碎敲一些水桶、畚箕、水箱等家用工具,放在路北农具厂门市部销售。我们一帮10多个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有的学电工、有的学钣金、有的学钳工,还有的学焊工。车间主任姓刘,30开外,身材瘦长,是个“烟枪”,每天上班像个生产队长,排人排工,然后一头扎进新产品研发,不得闲时。起初我跟着小师傅们忙东忙西,干些粗活杂活。熟悉情况后,跟着大师傅们逐步学到了一些东西,譬如,怎样识图、下料、折弯、卷边等等。荣师傅技术精湛,为人谦和,带的徒弟不下一个加强班。虽然老家是本地人,却是厂里高薪从江都聘请回来的高工。整天盯着晒图和产品,苦思冥想。他带领的班组制造或加工出来的产品,从未出现过劣质品和退货“回炉”现象,为厂里作出了较大贡献。张师傅、熊师

“桂英,来买菜啊?”早晨西北风呼呼地刮着,我去菜市场,遇到老乡桂英。

“给儿子媳妇送早饭。”桂英笑嘻嘻的,“你什么时候来的?到我家去玩。”

桂英的儿子媳妇在菜场卖肉,已经十多年了,生意不错,全家都搬进了城里,桂英负责后勤。

“你晓得啊,我们队里的婷婷也在这里,她来卖米,才几天,人生地不熟,人又老实。一大早就来了,一个人摆摊早饭顾不上卖,我反正送早饭呢,就给她带点。虽然不是什么好的,稀饭加鸡蛋,有时带两个包子,但是都热乎乎的。”桂英提起手中的保温饭盒,对我说,“孩子还小,一个人在外,不容易。”

“你心真好!”我记得桂英跟我说过,她曾因为婷婷奶奶偷了她家的两只老母鸡大吵一架。

“大人是大人,孩子是孩子。她奶奶不上路子,人家孩子不错,没必要计较那么多,是吧?再说,我又不特地为她送,顺带做点人情。”桂英笑着与我边走边聊,她还是像过去一样,大大咧咧。

“是的,是的,人还是要做点好事,有时你不经意间的一件小事,别人可能会记住一辈子。”我感慨地说。

## 农具厂里的工匠们

□ 吴国安

傅是焊工,技术一流,他们焊接的产品无裂纹、无夹渣,光滑坚固,曾获得县焊工大赛优胜奖。

小轮船在我们家乡可算是个稀罕物。朱师傅等一批技术骨干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,硬是凭着一股知难而进和革命加拼命的精神,精心设计,反复打磨,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,最终将一艘美观精致、航速似箭的小轮船“克隆”出来,引得众人啧啧称赞。记得当年我结婚还借用了这艘小轮船作为婚船,比起现在的宝马、大奔毫不逊色。

机工师傅在全公社凤毛麟角,当时农具厂却拥有一支专业力量。有一天晚上,公社大会堂正在上演古装扬剧《双玉蝉》,戏演一半,陡然,发动机熄火“罢工”,台上台下一团漆黑,剧团和承包方负责人急得团团转。机修车间张师傅匆匆赶来,凭听觉就判断出发动机问题的症结,须臾排除了故障,观众一片欢呼,掌声不断,个个为张师傅点赞。

木匠、铁匠、篾匠、漆匠、箍桶匠与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,这些能工巧匠都是公私合营后,从社会上撤并或招募而来,技术上无可挑剔,人人都有一手绝活。

潘师傅、张师傅是远近闻名的铁匠,几代人打铁为生,是打铁世家。瓦工用的瓦刀,木工用的斧头、刨铁、凿子,农民用的镰刀、大锹、锄头、犁头、钉耙,还有杀猪刀、杀牛刀、菜刀、鱼叉等等,他们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锻打、淬火。在千米之外就听得到气锤机发出的“哐当、哐当”巨响,震耳欲聋。囿于长年高分贝噪音影响,锻铁车间的师傅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——耳背,说话像吵架。潘师傅、张师傅制作出来的铁器,中规中矩,就跟一个模子脱下来的一样。尤其是刀具锋利,质量上乘,价格低廉,深受四乡八邻老百姓的青睐。

谢师傅从小就是个篾匠,做事考究,干净利落,他的篾匠活无与伦比。编制的淘米箩、菜篮子、鱼篓子、漏筛等小巧玲珑,中看霸气,制作的扁担坚韧结实又富有弹性,为农村妇女所喜爱。还有竹扫帚、划子、连枷等农家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,他都能满足广大农民的需求。

徐师傅做了一辈子箍桶匠,手下却没有一个要学箍桶手艺的徒弟,每天独自与木器打交道。他制作出来的锅盖、水桶、脚盆、澡盆和马桶、粪桶,都选用上等杉木制成,结实耐用。每年春节前,四乡八邻到农具厂门市部为娶媳妇嫁女儿选购木器的络绎不绝。

1981年冬我应征入伍,离开了心爱的农具厂,离开了这些朝夕相处的工匠们。四十年过去了,至今我还记得他们的点点滴滴。

30多年前,在县城上学,我有一辆大家都非常羡慕的新自行车。关于自行车,只记得自己有了它回家方便了,周六想回去就回去;还有就是实习时,同学们

都是步行,而我是带着我的同桌,“呼”地一阵风,得意地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。工作没多久,又买了新的,那辆车送人了。

5年前我们班30年同学会,一个已经是副厅级干部的同学跟我聊天时说:“你知道吗,我一直非常感谢你!”

“感谢我?”我非常诧异,大脑努力搜寻,怎么也搜不到我曾经为他做过什么。

“那一次,我跟你借自行车,你二话没说,就答应了。我骑了两个小时赶到家,见到了我奶奶最后一面。要不是你的自行车,我对我奶奶会留下终生遗憾的。这份情我一直记着,谢谢你!”

“不谢,不谢!”

借车给他,于我来说,小事一桩,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,但对于同学来说,那是帮了他的忙,他一直铭记在心,对我充满感激,以至于30年过去了,身居高位的他还记着,一见面就向我提起。

赠人玫瑰,手留余香。我相信,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婷婷,那热气腾腾的稀饭和包子,除了温暖着她的胃和身子,更温暖着她的心。

走在桂英身边,我感觉身上暖暖的。

## 菜场偶遇

□ 陈红梅

都是步行,而我是带着我的同桌,“呼”地一阵风,得意地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。工作没多久,又买了新的,那辆车送人了。

5年前我们班30年同学会,一个已经是副厅级干部的同学跟我聊天时说:“你知道吗,我一直非常感谢你!”

“感谢我?”我非常诧异,大脑努力搜寻,怎么也搜不到我曾经为他做过什么。

“那一次,我跟你借自行车,你二话没说,就答应了。我骑了两个小时赶到家,见到了我奶奶最后一面。要不是你的自行车,我对我奶奶会留下终生遗憾的。这份情我一直记着,谢谢你!”

“不谢,不谢!”

借车给他,于我来说,小事一桩,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,但对于同学来说,那是帮了他的忙,他一直铭记在心,对我充满感激,以至于30年过去了,身居高位的他还记着,一见面就向我提起。

赠人玫瑰,手留余香。我相信,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婷婷,那热气腾腾的稀饭和包子,除了温暖着她的胃和身子,更温暖着她的心。

走在桂英身边,我感觉身上暖暖的。